

溫公文集

第一  
卷  
十  
冊

司馬溫公文集卷四

山右督學使吳時亮元亮甫發刻

平陽府知府劉餘祐

平陽府推官白楹

夏縣知縣王彥葵全發刻

太平縣教諭賈希雒全訂

章奏二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一狀

至和三年六月十九日上是歲

仁宗違豫不臨朝者累月國嗣未建天下寒心中外之臣勇悍不屈素以忠直自負如唐

介等皆莫言惟范景仁時爲諫官首建此議  
光聞而繼之第一狀留中第二狀第三狀降

付中

書

竊以人臣之進言者捨其急而議其緩則言益繁而  
用益寡矣人君之聽納者忽其大而謹其細則心益  
勞而功益淺矣故明主不惡逆耳之言以察治亂之  
原忠臣不避滅身之禍以論安危之本是以上下交  
泰而事業光美也臣竊見陛下自首春以來聖體小  
有不康天下之人側足而立累氣而息惴惴憂懼若  
蹈冰炭間者雖已痊平而民間猶有妄爲訛言以相

驚動者雖有司以嚴刑束之彼口不得言中心惶惶  
何所不慮邪陛下胡不試思其所以然者何哉豈非  
儲貳者天下之根本根本未定則衆心不安也賈誼  
有言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固爲  
之安當誼之時漢孝文帝春秋鼎盛有孝景以爲之  
太子中外又安公私富溢誼猶有是言使誼處於今  
日當云何哉陛下好學多聞博覽經史試以前古之  
事實之治亂安危之幾何嘗不由繼嗣哉得其人則  
治不得其人則亂分先定則安不先定則危此明白

之理皎如日月得失之機間不容髮於朝廷至大至急之務孰先於此而陛下宴然不以爲憂群臣愛身莫以爲言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忘其身之疎賤而不顧鼎鑊之罪者也伏惟陛下哀而察之今夫細民之家有百金之寶猶擇親戚可信任者使謹守之况天下之大乎三代之王以至二漢所以能享天之祿若是其久者豈非皆親任九族以爲藩輔乎使親者猶不可信則疎者庸足恃乎臣竊惟陛下天性純孝振古無倫事無大小關於祖宗者未嘗不勤身苦

體小心翼翼以奉承之况所受祖宗光明盛大之基  
業豈可不爲之深思遠慮措之於安平堅固之地以  
保萬世無彊之休哉臣聞天子之孝非若衆庶止於  
養親而已蓋將慎守前人之業而傳於無窮然後爲  
孝也故經稱天子之孝曰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  
諸侯之孝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卿大夫之孝曰  
守其宗廟士之孝曰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庶人之  
孝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皆聖人之言非臣之狂  
瞽也今陛下所以奉事祖宗其道至矣若獨於此未

留睿意早定大議則鄉時純孝巍巍之德皆無益矣  
此天下所共爲陛下重惜非特愚臣而已臣聞禮大  
宗無子則同宗爲之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故爲人  
後者事其所後禮皆如父所以尊尊而親親也伏惟  
祖宗受天明命功德在人本支百世子孫千億而陛  
下未有皇嗣人心憂危伏望陛下深念祖宗之艱難  
基業之闕美神器之大寶倉生之重望勿聽苟且之  
言勿從因循之計斷自聖志昭然勿疑謹擇宗室之  
中聰明剛正孝友仁慈者使攝居儲貳之位以俟皇

嗣之生退居藩服儻聖意未欲然者或且使之輔政  
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以鎮安天下之心如此則  
天神地祇宗廟社稷寔共賴陛下聖明之德况群臣  
兆民其誰不歡呼鼓舞乎昔魯漆室之女憂魯君老太  
子幼彼匹婦也猶知憂國家之難蓋以魯國有難則  
身必與焉故也况臣食陛下之祿立陛下之朝又得  
承乏典冊之府比於漆室之女斯亦重矣誠不忍坐  
視國家至大至急之憂而隱嘿不言臣誠知言責不  
在臣言之適足自禍然而必言者萬一冀陛下采而

聽之則臣於國家譬如蝼蟻而爲陛下建萬世無窮之基敕四海生民之命臣榮多矣願陛下勿以臣人微位賤謂之狂狷而忽之試以臣言自爲聖意延問大臣忠於社稷者儻以爲非臣請伏妄言之誅儻以爲是願陛下決志而速行之焚臣此奏勿以示外足以明臣非敢微冀毫末之幸也虞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陛下當此之時變危爲安變亂爲治易於反掌若失時不斷使天下之人有以議陛下之純孝者則臣雖欲畢命捐軀以報陛下亦無及已臣不勝區

區憤懣之誠于冒冕旒伏地待罪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二狀

臣先於六月十九日輒以瞽言干犯聖聽伏地傾耳以俟明詔于今月餘一無所聞陛下寬仁不加誅於狂愚之臣然亦未賜采納臣竊自痛人品猥細言語吃訥不能發明國家安危大體致陛下輕而棄之此皆臣之罪也雖然臣性誠愚位誠賤而意誠忠語誠切願陛下不以人之愚賤而廢忠切之言少留聖心於宗廟社稷之至計則天下幸甚竊以爲國家者政

有大小事有緩急知所先後則功無不成議者或曰  
當今之務大而急者在於水災汎溢是大不然彼水  
災所傷不過汚下及濱河之民若積雨既止有司少  
疏而塞之則民皆復業豈能爲國家之患哉又曰然  
則在於穀帛窘乏是又不然夫以四海之富治平之  
久若養之有道用之有節使良有司治之穀帛不可  
勝用也豈能爲國家之患哉又曰然則在於戎狄侵  
盜是又不然夫戎狄侵盜不過能驚擾邊鄙之民若  
禦之有道備之有謀可使朝貢相繼豈能爲國家之

患哉以臣之愚當今最大最急之患在於本根未建  
衆心危疑釋此不憂而顧憂彼三者是捨其肺腑而  
救其四肢也不亦左乎借有高才之臣能復九河之  
道儲九年之食開千里之邊而本根未建猶無益也  
况復細於彼三事者烏足道哉今陛下聖體雖安四  
方之人未能遍知尚有疑懼者陛下不以此時早擇  
宗室之賢者使攝居儲副之位內以輔衛聖躬外以  
鎮安百姓萬一有狂妄之人出於意外喧譁驚衆雖  
知萬全無慮然亦豈可不過爲之防哉臣竊意陛下

聖智聰明洞照安危策慮已定而尚密之未欲宣示於外審或如此亦恐不可何則今天下之人企踵而立扶耳而聽以須明詔之下然後人人自安又何待而密哉若以儲副體大非造次可定者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以遏禍難之原靖中外之意今安危之幾間不容髮日失一日貴在及時而朝廷置之意外不爲汲汲朝夕所議大抵皆目前常事非甚大而急者臣恐高拱雍容養成國家之患從而理之用力難矣此臣所以日夜區區寢不能安食

不避死亡之誅進言不已者也伏望陛下察  
其愚衷特賜詳擇臣前日所奏及今狀內事理稍有  
可施行者乞決計而速行之以安天下元元之心然  
後理臣僭妄建言之罪不敢辭也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三狀

臣先於六月十九日八月一日兩曾上言乞擇宗室  
賢者進而用之蓋以上則輔衛聖躬下則鎮安百姓  
今未聞聖明少垂采聽臣誠愚昧不達國家高遠  
之意若臣所言非邪當明治其罪以示天下若其是

亦謂聖心不宜棄忽豈可直以臣之愚賤不察其  
若披羽毛於滄海之中杳然莫知其所之豈疎遠  
望哉臣不勝憤懣敢復剖析肝膽陳布以聞雖抵  
罪萬死亦無怨悔臣聞書曰遠乃猷詩云猶之未遠  
是用大諫凡國家之弊在於樂因循而多忌諱不於  
治安之時豫爲長遠之謀此患難所從而生也竊觀  
漢室以至有唐簡策所載帝王卽位則立太子此乃  
古今不易之道也其或謙讓未暇則有司請之所以  
尊宗廟重社稷皆國家莫大之慶未聞人主以爲諱

惡也及唐中葉以來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群臣莫  
敢發言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亂相尋不可復振殊  
不知本強則茂基壯則安此乃國家所當深鑒而不  
足以爲法也今天下之人上自公卿下至庶人苟有  
知識忠於國家者其心皆知當今之務無此爲大無  
此爲急然而各畏忤旨之誅莫敢進言臣獨不愛犬  
馬之軀爲陛下言之陛下豈可不少留聖思而聽察  
之邪臣嘗歷觀春秋以來迨至國祚積一千六百餘  
年其間天下混一內外無患兵寢不用者不過四百

餘年而已至如聖朝芟夷僭亂一統四海內平外順  
上安下和使在朝在野之人自祖及孫耳目相傳不  
識戰鬪盖自上世以來治平之久未有若今之盛者  
也臣竊見國家於州縣倉庫斗糧尺帛未嘗不嚴固  
苟鑄擇人而守之况如是融明閎茂之業豈可不謹  
擇親戚可信任者使助陛下守之乎此則賢愚之人  
所共爲陛下重惜者也陛下當此之時願指如意不  
早決至策以固萬世不拔之基獨不念太祖太宗跋  
履山川經營天下並宗宵衣旰食以致太平之艱難